

陈望道

语言学论文集

CHEN WANGDAO
YUYANXUE LUNWENJI

陈望道
著



商务印书馆

陈望道语言学论文集

陈望道 著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望道语言学论文集/陈望道著. —北京:商务印
书馆, 2009

ISBN 978 - 7 - 100 - 05295 - 5

I. 陈… II. 陈… III. 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H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101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CHÉN WÀNG DÀO Yǔ YÁN XUÉ LÚN WÉN JÍ

陈望道语言学论文集

陈望道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5295 - 5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9% 插页 2

定价: 40.00 元

序 言

革命先驱 学界宗师

说起陈望道望老很多人只知道他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校长,语言学界不少人还知道他是《修辞学发凡》的作者,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创始人。一些关心中国革命史的人还知道陈望道是中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译作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一般人知道的也就是这些,我因为自己的专业是语言学,读过望老主编的《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和他其他一些语言学著作,所以知道他是中国最早掌握和运用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两个语言学家之一,另一位是和他一起主持文法革新大讨论的语言学家方光焘。他对汉语语法研究作出过重大的理论贡献,是名副其实的我国语言学界早期的一代宗师。

作为一位革命先驱,陈望道望老的学术活动和我党的其他几位革命先驱,如瞿秋白、吴玉章一样,都是和革命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为人民革命的总目标服务的。在帝国主义列强依仗坚船利炮侵略、奴役、瓜分我们祖国的时候,当时的爱国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凌,而中国之所以落后,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科技落后,而科技落后是由于教育不普及,教育不能普及又由于汉字难认、难读、难写,因此要救国就首先要改革汉字,改革语文,他说过“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这

就是为什么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和社会上其他的志士仁人一时都积极从事语文改革和汉字改革活动的原因。众多革命先驱认为语文革新是教育革新的前提,教育革新是文化、科技、经济和政治革新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运动中,白话文运动和紧接着的汉字改革和语文大众化运动成了革命运动的前奏和社会运动的高潮。

《新青年》杂志在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应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担任了《新青年》的编辑,“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陈望道积极参与了这一改组工作,并且当1920年12月陈独秀去广州以后,就把主编工作交给了陈望道。陈望道主持《新青年》至1921年。他始终坚持旗帜鲜明而又团结多数的办刊方针,为《新青年》创造了一段辉煌。

陈望老第一篇语言学论文是1918年5月《学艺》一卷3号上的《标点之革新》,他当然也是最早在刊物上采用西洋“新式标点”的学者之一。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就在1934年5、6月间发动了“文化围剿”,发起所谓“文言复兴运动”。为了保卫语文革新运动的成果,粉碎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陈望道大胆提出了一个以攻为守的策略,即发动一个比白话文更激进、更接近广大民众口语的“大众语运动”,在鲁迅等一大批文化界的先进人士的支持下,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围剿”。陈望老对“大众语”的定义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语言。

陈望老的语言研究始终关心人们对语言的使用问题,早在1920年他任教于复旦大学时就讲授作文法和修辞学。因为当时

的白话文刚兴起,许多学生不会作文,许多翻译也译得很生硬,所以他在1921年发表、1922年成书出版了《作文法讲义》,这是第一部阐释白话文作文法的专书;同时,陈望老又致力于修辞学的研究,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写成了《修辞学发凡》于1932年出版,他的这部著作标志着中国修辞学完成了从传统修辞学向现代修辞学的转变。陈望老在修辞研究中提出的“题旨情境”说同现代语言学中语境学的理论原则是相一致的。

1938—1942年那次文法革新讨论的重点是词类的划分问题,这是因为西方语法以词法,或者说是以区分词类为语法分析的基础的,而词类又是根据词的形态变化来确定的,但是汉语的词没有形态变化,能不能区分词类就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可是陈望老早在1941年发表的《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一文中就借鉴索绪尔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理论找到了明确的解决途径。关于形态和词语和语法功能之间的关系,他明确地指出:“光焘先生既然常说词和词的关系,词和词的结合,何不就用‘关系’两个字来代替‘广义的形态’这五个字?为和别的关系分别起见,我们可以在‘关系’两个字上面再加上‘表现’两个字做它的简别语,叫做‘表现关系’”,而“我们不妨把那有变化的形态看做关系的表征。”这就是说功能是第一性的,形态仅仅是词语功能的外在表征,是第二性的。任何语言的词语在整个语言系统中都具有一定的功能,但是不一定要有外在的形态,因此没有形态变化的汉语也一样能根据功能区分词类(=语部),分析句法。正是从词语的功能分类出发,他指出:“将辞例作为语部区分的定准,从语部在辞例中的功能探求语部区分的方法”;“如‘我读书’一个辞句,‘我’和‘读’和‘书’的关系就是配置关系。这配置关系之中的任何一个辞项在方

法上都可以和属于同范畴的别个辞项代换。如‘我’可以换作‘他’，‘读’可以换作‘看’，‘书’可以换作‘报’。这可以互相代换的各个分子之间的关系，就是会同关系”；“我们以为可以从配置关系决定辞项分划和辞项配置，从会同关系决定语部区分。”后来我又读了他晚年的著作《文法简论》，发现望老在语法理论方面又有一系列重大贡献，对中国语法研究领域众多热点和疑难问题都有重要的高屋建瓴、发人深省的理论见解，实在堪称中国语言学史上早期有重大贡献的一代宗师。他对中国语法学应当如何借鉴西方语法理论和方法给出了一个经典性的指导意见，那就是“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而这样的体系应该具有妥帖、简洁、完备这三个条件。”他给语法下的定义也不是西方语法研究的传统定义，即“语法是用词造句的规律”，而是第一次结合汉语这样的非形态语言的实际作出的新的高度概括的定义：“语法是语文的组织规律”。关于词类问题他又有新的思考，他指出，“词类区分，目的就在说明组织，倘使离开了这个目的，分出来的词类在文法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还进一步说，“词法和句法是有机地联系着的”，“词类区分和句子分析（析句）是互相有关的，应该力求两相配合。那种认为词类区分只是与词组有关系而和句子分析没有什么联系的看法是不妥的。”关于词类区分的具体问题他也有进一步的思考。他指出，功能作为词在语文组织中的活动能力，具体表现为词与词相结合的能力（即“结合功能”）和词在句中担任一定职务的能力（即“造句功能”）两个方面。而依据功能区分词类的基本方法就是“从配置求会同，从会同定词类。”但是，汉语的词的多功能性特别突出，区分词类问题非常复杂，因此陈望老又阐明：要“（一）分清单

项功能和综合功能,(二)分清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三)分清经常功能和临时功能。”词类的确定要依据综合功能、主要功能和经常功能。解放后在五十年代再次对词类问题开展了大讨论,并且可以说一直到今天,词类问题还仍然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陈望老当时和后来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一系列见解,是他在传播现代语言学理论,并且活学活用这种理论解决了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内的众多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对比之下才可以理解望老的理论贡献是多么巨大。

我因为长期在北方工作,和陈望老这样一位革命前辈和学界前辈没有什么直接的交往,无缘聆听他的教诲,但是有幸在1955年在北京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和陈望老有过一次近距离的接触。那个年代的学术会议发言不是事先由会议主办单位某几个人选定的,而是谁想发言都可以主动走上台去发言,只要当场主持会议的人同意就可以。我那一年刚满三十,是一百多位代表中最年轻的几个人之一。年轻人有股冲劲,我就鼓起勇气上台去发言,可是到了台上就发憊了,那天主持大会的正好是陈望老,他看到我犹犹豫豫有点害怕的样子,伸手拉了我一把,又推了我一下,和蔼地说,“放大胆子,上去大胆说!”这样,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就在上百位学界前辈和长者的面前生平第一次发表了我的一些想法。回想起来,如果望老当时瞪我一眼,生硬地问我“你要说些什么?”很可能我就由于害怕而转身下台了。一位革命前辈和学界宗师这种支持和提携后学的风范就这样永远留在一个后辈小子心中,永远鼓励和支持他前进。现在《陈望道全集》正在准备出版,《陈望道语言学论文集》也即将面世,尽管也许应该更早一些跟广大读者见面,但是也可以认为这是传承和发扬陈望老革

命和学术两方面的重大贡献的一个新的起点。我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著作问世来广泛介绍望老的革命业绩,深入阐述望老的学术成就,让望老的革命精神和学术贡献更好地发扬光大。

胡明扬谨序,2008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标点之革新·····	1
华文点标论第二·点标之类别·····	5
新式标点用法概略·····	8
 文字漫谈·····	20
“点”和“些”“可”“那”和“哪”“了”“着”“会”“就” “再”“得”和“的”“再”和“又”	
评胡适论“除非”并说及“又不”·····	30
“了”字底用法·····	36
“吗”和“呢”的讨论·····	42
关于刘半农先生的所谓“混蛋字”·····	56
 表示动作延续的两种方式·····	60
议改“延续”为“存续”及其他·····	62
说存续表现的两式三分·····	64
论黄汉先生提出的问题	
——“来、起来、去、下去”是否表存续·····	69
谈存续跟既事和始事·····	77

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	82
《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	88
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	111
从分歧到统一	117
回东华先生的公开信	
——论文法工作的进行、文法理论的建立和意见统一的	
可能	125
漫谈语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	130
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	134
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	150
文法的研究	181
论文法现象和社会的关系	185
《评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书后	188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序	192
叠字的检验	195
六书和六法	199
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深入研究	202
“语”和“语团”论略	208
试论助辞	
——纪念《马氏文通》出版五十周年	215
计标	235
对于主语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	239
漫谈《马氏文通》	242
“文法”“语法”名义的演变和我们对文法科学定名的建议	254

关于卢以纬的《语助》·····	267
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	269
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	283
怎样研究文法、修辞·····	307
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	316
修辞学在中国之使命·····	325
修辞学的中国文字观·····	332
修辞随录·····	335
藏词格 析字格 铺张格 譬喻格 借代格	
论辞格论底效用兼答江淹·····	365
说双关·····	368
修辞与修辞学·····	378
说飞白·····	397
说回文·····	401
说跳脱和节缩·····	406
关于修辞·····	419
语言学和修辞学对于文学批评的关系·····	421
谈谈修辞学的研究·····	423
修辞学中的几个问题·····	432
在复旦大学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 讲话·····	439
关于修辞学对象等问题答问·····	442
谈修辞学是边缘学科及其他·····	446

有关修辞学研究的原则问题	451
文章底美质	
——在上海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讲演	455
《文章讲话》序	460
关于文学的诸问题	463
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	473
所谓一字传神	476
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	478
建立大众语文学	482
大众语论	487
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	
——三路并进	499
文学和大众语	502
谈杂异体和大众化	505
方言的记录	508
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	513
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补记	517
拉丁化汉字拼音表	520
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	524
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	
——明末以来中国语文的新潮	532
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望	540

《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序	546
在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发言	548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552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讨论	558

说语言	565
中国古代的语文标记论	568
《语文周刊》发刊辞	574
“中国语文学会”成立缘起	577
关于《语言学概论》的编写及其他	578
关于语言研究的建议	581

附录

陈望道先生对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历史贡献	陈光磊 587
--------------------------	---------

编后记	602
-----------	-----

标点之革新

标点二字见宋书。义当英文之 Punctuation mark。视俗所谓「圈点」者而广涵。盖即所谓「文字标识」也。文字之标识不完备。则文句之组织经纬时或因之而晦。而歧义随以叠出。而语学浅者。尤非恃此为导莫能索解。以是「标点」者颇成为语学教学上一重要问题矣。西人言改法。东人议定形。各有专书。足资考鉴。

近人以华文难读。持改革文字之论者日众。此为文字本身革新之事。与革新标点之为文字外缘革新之事。虽皆甚是重要。然实别一问题。文字本身究宜改革与否。关涉綦多。不易猝断。惟此文字外缘。则无论其本身之为沿为革。决不可不从新整理。使就简明。盖中文旧式标点颇嫌太少。不足以尽明文句之关系。其形亦嫌太拙。当此斯文日就繁密之时。更复无足应用无碍也。则革新标点。其事又重且要于革新文字者矣。

然革新标点。有宜先定者一事。则文字之纵横行是也。华文自始从纵。而西文则从横。纵耶横耶。究宜何从。此其事宜以心理生理等学证定之。非可盲遵古制。亦非可盲踵西步也。顾以浅识所见。横行实较纵行之利为多。且又与所欲定之标点问题。有密切之利。余当别造一论以明之。今请径即假定其从横而论其革新。

革新矣。所以新定之标点。为将创造耶。为将旁取耶。其事亦有两歧。主之者既已各有其人。而余则从旁取西标(注)者。此其故有五也。

第一、标点之形易约定也。远西诸国。横点较密。独在华文惟有圈点。然自其文字性质而观之。华文之标。实宜较西标而优之。于是在华则有欲以、△、、。配西标。在东则有造「、——」「、」等标以当西标。最甚如冈田学士者。乃至造有九种。光怪陆离。自以谓于标点之恊。斯为最合。卒之、所以谓合者。惟其一人。而其一人。亦以世莫之从。未敢处处用之也。是何也。造之者一人。而欲人之从之者万人。苟非无可易者。其事最为难能。势将或为寂无影响。或致异说纷纭而已。数年以来。音标问题异形百出。定之如何其艰。盖即此理。甚可作标点革新之先例观也。何如改从西式标点。则既系从众。为一部分国民之所惯习。而其形有定。定约成俗。又最简捷。必不致如事创造者之异形百出。转以利民众者而困民众也。此其故一也。

第二、标点之形最妥适也。标点之形。以便于书写。美于观览。而又与本文有别者为最适。华文标点。如点「、」。遇「然」「显」等字。辄易与本文辨别不清。如圈「○」。又占纸太多。圈之不慎。又易实其所虚之中。而与点无甚差别。然而西式标点者反是。此其故二也。

第三、标点之法易更张也。大抵一物。用之既久。则各有其惯例。如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此「学而」以下与「子曰」为别一人语。在西式标点例用摘引标。宜作「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华文则皆作「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并不用摘引标。虽或深明文理之士时借「」以标。然不作标既已不违惯

例。即不能强之使行。而不行。则于「曰」作点作圈。俱属不可。凡此更张之事。非一新其标点。则必不能收速成之效。所谓「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也。此其故三也。

第四、标点之例易统总也。在昔文典不明。标点之例亦无统总。如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畏」之「畏」。殿以点。云「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耳」又殿以圈。其实彼此共为总散。则其标宜从同。故用西式标点则宜作「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此不亦较为有统总也。然有新标而欲以易之。远不若别新其观念而易之之易也。此其故四也。

第五、标点之用易施行也。施用标点。固以明文句之组织。然此一事。可作两面解释之。一恐读者不甚解文字。而不能明其组织。一自恐所作之文字不甚题豁。而读者不能明其组织。由前解之。则于义为骄、为背礼。由后解之。则于义为谦、为适义。华人大抵由前而解。故以文与人。辄不加标点。不然。观者且或不怪。西人则似由后而解。鲜不加标点者。今若用其标点。则其习惯亦易移植。从此作书札。为文章。皆可条分缕析。慎施标点。而无人嗤者矣。以视东人不用西标。而大声狂呼。以令人于书札等俱施标点。而卒无多施之者。为道之径。不亦大相径庭哉。此其故五也。

舍此而外。尚有屏除杂用中西标点及并用中西标点。种种不甚重要之事理在。今亦无暇赘陈。总之、纵行者即不旁取。以代吾所固有。横行此绝无杂用中西之必要。标点可以神文字之用。甚愿勿姑息因循。而终徘徊乎歧路也。